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六

子部

酉陽雜俎卷十

唐 段成式 撰

物異

秦鏡儂溪古岸石窟有方鏡徑丈餘照人五藏秦皇世
號爲照骨寶在無勞縣境山

風聲木東方朔西舩汗國迴得風聲木枝帝以賜大臣
人有疾則枝汗將死則折應人生年未半枝不汗

漢高祖入咸陽宮寶中尤異者有青玉燈檠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炳煥若列星

珊瑚漢積翠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夜有光影常似欲燃

石墨無勞縣山出石墨爨之彌年不消

異字境山西有石壁壁間千餘字色黃不似鐫刻狀如

科斗莫有識者

田公泉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腸中三蟲用以
浣衣勝灰汁

螢火芝良常山有螢火芝其葉似草實大如豆紫花夜
視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竅洞徹可
以夜書

石人尋陽山上有石人高丈餘虎至此輒倒石人前
冬瓜晉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廐中有

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所拄杖光照一室又有一物如
冬瓜眼遍其上也

豫章船昆明池漢時有豫章船一艘載一千人

銅駝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駝生毛毛端開花

筵晉時錢塘有人作筵年收魚億計號爲萬匠筵

碑龜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尋失唯趺龜存焉石趙世

此龜夜常負碑入水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
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呼龜乃走墜折碑焉

陸鹽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積
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盡

潁陽碑魏曹丕受禪處後六字生金司馬氏金行明六
世遷魏也

泉元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或試撓破之尋
手成龍狀驢馬飲之皆驚走

石漆高奴縣石脂水水膩浮水上如漆採以膏車及燃
燈極明

麝橙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麝橙至家開視
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玉龍梁大同八年戍主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二
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亦空
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水聲如琴瑟水盡
乃止

木字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自
然有法大德三字

木簡齊建元初延陵季子廟舊有湧井井北忽有金石
聲掘深二尺得湧泉泉中得木簡長一尺廣一寸二
分隱起字曰廬山道士張陵再拜謁木堅而白字色
黃赤木宗廟地中生赤木人君禮名得其宜也

紅沫練丹砂爲黃金碎以染筆書入石中削去逾明名
曰紅沫

鏡石濟南郡有方山相傳有真生得仙於此山南有明
鏡崖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鏡中南燕時鏡

上遂使漆焉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

承受石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有見此石根如竹色黃見者多凶俗號承受石

錐中牟縣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

釜石夷道縣有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亂真唯實中耳

魚石衡陽湘鄉縣有石魚山山石色黑理若生雌黃開

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鱗首尾有若畫長數寸燒之作
魚腥

銅神衡陽唐安縣東有略塘塘有銅神往往銅聲激水
水爲變綠作銅腥魚盡死

材中宿縣山下有神字漆水至此沸騰鼓怒槎木泛至
此淪沒竟無出者世人以爲河伯下材

鼓杖含涇縣翁水口下東岸有聖鼓杖即陽山之鼓杖
也橫在川側衝波所激未嘗移動衆鳥飛鳴莫有萃

者船人候以篙觸必患瘡

井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甚芬馥

燃石建城縣出燃石色黃理疎以水灌之則熱安鼎其上可以炊也

石鼓冀縣有天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搖動則石鼓鳴鳴則秦土有殃

半湯湖句容縣吳瀆塘有半湯湖湖水半冷半熱熱可

以淪雞皆有魚髮入輒死

鹽胸臆

一曰羽

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

傘子鹽

泉玉門軍有蘆葭泉周二丈深一丈駝馬千頭飲之不

竭

伏苓沈約謝始安王賜伏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有表
古鑊虢州陵縣石城崗有古鑊一口樹生其內大數圍
君王鹽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爲君王鹽

手板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有庾道敏者善相
手板休祐以已手板託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貴然
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乃換其手板別日褚於
帝前稱下官帝甚不悅

鼠丸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爲之晝夜自轉

木囚論衡言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
之形鑿地爲臼以蘆葦爲郭藉臥木囚於其中囚當
罪木囚不動囚或寃木囚乃奮起

蘇秦金魏時洛陽令史高顯掘得黃金百斤銘曰蘇秦

金

梨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

甌花滕景真在廣州七層寺元徽中罷職歸家婢炊釜
中忽有聲如雷米上芄芄隆起滕就視聲轉壯甌上
花生數十漸長似蓮花色赤有光似金俄頃萎滅旬
日滕得病卒

金金中螻蛄頂金最上六兩爲一梁有臥螻蛄穴及水臯

形當中陷處名曰趾腹又鋌上凹處有紫色名紫膽

開元中有大唐金

一有印字

即官金也

玄金唐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墜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七寸

芝天保初臨川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狀如天尊太守張景佚拔柱獻焉

龜建中四年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大棠梨樹百姓常祈禱忽有羣蛇數十自東南來渡北岸集棠梨樹下

爲二積留南岸者爲一積俄見三龜徑寸繞行積傍積蛇盡死乃各登其積視蛇腹各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甘棠奉三龜來獻

雪貞元二年長安大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薰黑色

雨木貞元四年雨木於陳留大如指長寸許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徧十餘里

齒梵那行國有金輪王齒長三寸

石柱劫化他國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色紺

光潤隨人罪福影其上

卷十

旃檀鼓于闐城東南有大河溉一國之田忽然絕流其
國王問羅洪僧言龍所爲也王乃祠龍水中有一女
子凌波而來拜曰妾夫死願得大臣爲夫水當復舊
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其臣車駕白馬入水不溺中
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旃檀鼓及書一函發書言大
鼓懸城東南寇至鼓當自鳴後寇至鼓輒自鳴
石鞞于闐國刹利寺有石鞞

石阜石河目縣東有石阜石破之有祿馬跡

舍利東迦畢誠國有窣堵波舍利常見如綴珠幡循繞

表樹

柱一曰

蟻像健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蟻大者
如指小者如米齧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

焦米乾陁國昔尸毗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焦者
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瘡

辟支佛鞞于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鞞非皮非綵歲久

不爛

石駝溺拘夷國北山有石駝溺水溺下以金銀銅鐵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毳毛落盡得仙出論衡

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語人借問笑而已頻笑輒落

馬俱位國以馬種詩大食國馬解人語

石人菜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秦始皇

皇遣此石人追勞山不得遂立於此

銅馬俱德建國烏許河中灘派中有火祆祠相傳祆神
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祆祠內無
象於大屋下置大小爐舍簷向西人向東禮有一銅
馬大如次馬國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對神
立後脚入土自古數有穿視者深數十丈竟不及其
蹄西域以五月爲歲每歲日烏許河中有馬出其色
如金與此銅馬嘶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

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

蛇磧蘇都瑟匿國西北有蛇磧南北蛇原五百餘里中間遍蛇毒氣如烟飛鳥墜地蛇因吞食或大小相噬及食生草

石鼉私訶條國金遼山寺中有石鼉衆僧飲食將盡向石鼉作禮於是飲食悉具

神厨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祠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厨中自然而出

祠畢亦滅天后使驗之不妄

毒藥南蠻有毒藥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從
天雨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擲得之

甲遼城東有鎖甲高麗言前燕時自天而落

土檳榔狀如檳榔在孔穴間得之新者猶軟相傳蟾蜍
矢也不常有之主治惡瘡

鬼天生陰濕地淺黃白色或時見之主瘡

石欄干生大海底高尺餘有根莖上有孔如物點漁人

網罟取之初出水正紅色見風漸漸青色主石淋

壁影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馬車輦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可辨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見成式太和初揚州見寄客及僧說

醢石成式羣從有言少時嘗毀鳥巢得一黑石如雀卵圓滑可愛後偶置醋器中忽覺石動徐視之有四足

如縱舉之足亦隨縮

桃核水部員外郎杜陟常見江淮市人以桃核扇量米
止容一升言於九嶷山溪中得

人足處士元固言貞元初嘗與道侶遊華山谷中見一
人股襪履猶新斷如膝頭初無瘡迹

瓷椀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餘常病魔其父一
日飲茗甌中忽醜起如漚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中
有一人長一寸立於漚高出甌外細視之衣服狀貌

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椀如舊但有微塵
耳數日其子遂著神譯神言斷人休咎不差謬

鐵鏡荀諷者善藥性好讀道書能言名理樊晃嘗給其
絮帛有鐵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拳言於道者處得亦
無他異但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別人影

大蟲皮永寧王鹽鍊舊有大蟲皮大如一掌鬚尾斑點
如犬者

人腊李章武有人腊長三寸餘頭項髀肋成就云是焦

僥國人

牛黃牛黃在膽中牛有黃者或吐弄之集賢校書張希復言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上清珠肅宗爲兒時常爲玄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于頸是開元中罽賓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搖動於其中及即位寶庫中往往

有神光異日掌庫者具以事告帝曰豈非上清珠耶
遂令出之絳紗猶在因流泣遍示近臣曰此我爲兒
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以翠玉函置之於臥內四
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災則虔懇祝之無不應驗也

楚州界有小山山上有室而無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
遇石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長尺二闊四
尺赤如闕每面有六龜子闕可愛中若可貯水

狀僧偶擊一角視之遂瀝血半月日方止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太和中道士嘗
一夕獨登壇望見庭_闕忽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
一物狀若兔其色有精金隨光而出環遶醮壇久之
復入于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于人
後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爛然即置于巾箱中
時御史李戎職于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
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爲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後
月餘而戎卒

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鍤斧頭時李章武游東平
師古示之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

酉陽雜俎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七

子部

酉陽雜俎卷十一

唐 段成式 撰

廣知

俗諱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見影魂當去

金曾經在丘塚及爲釵釧澠器者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合鍊

鍊銅時與一童女俱以水灌銅銅當自分爲兩段有凸

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

鑿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無也

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鈎注居之去則止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脈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偃石

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

丘氣多疔行氣多仁陵氣多貪

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神曰
虛監鼻神曰沖龍王舌神曰始梁

夫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爲天鐘卒
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爲天磬若經山澤邪僻威神
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思念當道鳴之
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
二

隱訣言太清外術 生人髮挂菓樹烏鳥不敢食其實

芘兩鼻兩蒂食之殺人 簷下滴菜有毒薑黃花

及赤芥

芥一日

殺人

瓠牛踐苗則子苦

大醉不可

臥黍穰上汗出眉髮落

婦人有娠食干薑令胎內

消 十月食霜菜令人面無光

三月不可食陳菹

莎衣結治蠖蝮瘡

井口邊草止小兒夜啼着母

臥薦下勿令知之

船底豈療天行

寡婦藁薦草

節去小兒霍亂

自縊死繩主顛狂

孝子衿灰傳

面酏 東家門雞栖木作灰治失音

砧垢能蝕人

履底 古襯板作琴底合陰陽通神 魚有睫及目

合腹中自連珠

二目不同連鱗白鬚腹下丹字並殺人 鼈目白腹下

五母一日字卜一日字者不可食 蟹腹下有毛殺人

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 獸峽尾鹿斑如豹羊

心有竅悉害人 馬夜眼五月以後食之殺人 犬

懸蹄肉有毒 白馬鞍下肉食之傷人五藏 鳥自

死目不閉鴨目白鳥四距卵有八字並殺人 凡飛

鳥投人家口中必有物當拔而放之 水脈不可斷

井水沸不可飲酒漿無影者不可飲 蝮與青蛙地

中最毒蛇怒時毒在頭尾 凡冢井閉氣秋夏中之

殺人先以雞毛投之毛直下無毒迴舞而下不可犯

當以醋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頗梨千歲冰所化也

琉璃馬腦先以自然灰煑之令軟可以雕刻自然

灰生南海 馬腦鬼血所化也玄中記言楓脂入地

爲琥珀世說曰桃瀋入地所化也淮南子云兔絲琥

珀苗也

鬼書有業煞刀斗出於言器

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書

倒薤書偃波書幡信書飛帛書描書謬

一云

篆書制

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署書蟲食葉書胡書蓬書天

竺書楷書橫書芝英隸鐘隸鼓隸龍虎篆麒麟篆魚

篆蟲篆鳥篆鼠篆牛書兔書草書龍草書狼書犬

書雞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撤書景書半草書

召奏用虎爪爲不可學以防詐僞 誥下用偃波書謝

章詔板用螭脚書 節信用鳥書 朝賀用慎書

曰一

填亦施於昏姻

西域書有驢脊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牝牛
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
有六十四種

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
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

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
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

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
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同太廟金人
緘口銘

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
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者若
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醮集叅軍張伯瑜諳公

言向爲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
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爾
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
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
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
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梁主客陸緬謂魏使尉瑾曰我至鄴見雙闕極高圖飾
甚麗此間石闕亦爲不下我家有荀勗尺以銅爲之

金字成銘家世所寶此物往昭明太子好集古器遂
將入內此闕既成用銅尺量之其高六丈瑾曰我京
師象魏固中天之華闕此間地勢過下理不得高魏
肇師曰荀勗之尺是積黍所爲用調鍾律阮咸譏其
聲有湫隘之韻後得玉尺度之過短

舊說不見輔星者將死成式親故常會修行里有不見
者未周歲而卒

相傳識人星不患瘡成式親識中識者悉患瘡又俗不

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被髮坐哭之候星却出災
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
入天牢方知俗忌之久矣

荊州陟屺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搖者鹿帖地而
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
並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
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
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

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爲也

又言雕翎能食諸鳥羽復善作風羽風羽法去括三寸
鑽小孔令透筭及鍤風渠深一粒自括達于孔則不
必羽也

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
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
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鳧五
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凶

一曰

舊抄九影名在麻

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魚全食
不辨

寶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曰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
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
盆中古人避影亦爲此古蠖蝮短狐踏影蠱皆中人
影爲害近有人善灸人影治病者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鳥雀不污者鳳翔山人張盈善
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驗也

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王相相符也

又言相寺觀當陽像可知其貧富故洛陽修梵寺有金剛二鳥雀不集元魏時梵僧菩提達摩稱得其真像也

或言龍血入地爲琥珀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

李洪山人善符錄博知常謂成式瓷瓦器壘者可以棄昔遇道言雷蟲及鬼魅多遁其中

近佛畫中有天藏菩薩地藏菩薩近明諦觀之規彩鑠
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目有光
又往往壁畫僧及神鬼目隨人轉點眸子極正則爾
秀才顧非熊言釣魚當釣其旋繞者失其所主衆鱗鱗
不復去頃刻可盡

慈恩寺僧廣升言貞元末閬州僧靈鑿善彈其彈丸方

用洞庭沙岸下

一曰

土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兩榆

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

搗汁半合九味和搗三千杵齊手丸之陰乾鄭彙爲
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書善飲酒彙甚重之後爲盜
事發而死寅常詣靈鑿角放彈寅指一樹節其節目
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一發而中彈丸反射不
破至靈鑿乃陷節碎彈焉

王彥威尚書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傳季玘寓汴因
宴王以旱爲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
十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

分置於閒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
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
之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師爲親家焉

酉陽雜俎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八

子部

酉陽雜俎卷十二

唐 段成式 撰

語資

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遍錄州界石碑言此碑詞義最善常藏一本於枕中故家人名此枕爲麒麟函韓公諱麒麟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

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
潘尼二集並載弈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
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
是後人莫辯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祭六代亦言曹
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溫子升
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
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纘沖

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劼温良畢少遐詠騫贈其詩曰蕭蕭一作蕭風簾舉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

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劼問少遐曰今歲竒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河冰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冰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爲狐應是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鼬性多豫狐疑猶豫因此而傳耳劼曰

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疑鼯豫可謂
獸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喻即盡笑曰奇快瑾曰卿
在鄴飲酒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
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
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
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爲
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已後便與卿少
時阻闊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
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泣歎如何俄而酒至鸚
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蠡蜿蜓尾翅
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
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
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亘其之喻君房
乃覆碗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餉致濡醪酒數器泥

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
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顧更以多慚

寧王常獵于鄆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王
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叔伯
庄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動
婉含頓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犖者
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
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

經三日京兆秦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
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臍膊
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啓門撒戶視之有熊衝人走
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寧哥
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爲秦聲當時號莫才人
轉焉

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
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承除

語則人人爲國手

晉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或言王積

薪對玄宗碁局畢悉持一曰出

黃瓠兒矮陋機惠玄宗常憑之行問外間事動有錫賚

號曰肉杙一日入遲上怪之對曰今日雨淖向逢捕賊官

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因下階叩頭上曰外無奏汝無懼復憑之有頃京尹上表論上即叱出令杖殺焉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

宗憲歷中被襪之勝也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謂傷吾鳳條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叅軍尹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

單雄信幼時學堂前植一棗樹至年十八伐爲鎗長丈七尺拱圍不合刃重七十斤號爲寒骨白常與秦王

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因爲尉遲敬德
拉折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駁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
豎越三領黑羶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
吾族射必溢鎬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命
敬業入林趨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
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玄宗常伺察諸王寧王常夏中揮汗鞞鼓所讀書乃龜
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

魏僕射收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簿崔
曰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襟帶形勝天下名州
不能過此唯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青有古名齊得
舊號二處山川形勢相似曾聽所論不能踰越公遂
命筆爲詩於時新故之際司存缺然求筆不得乃以
五伯杖畫堂北壁爲詩曰迷職無風政復路阻山河

還思麾蓋日留謝此山阿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醉不歸四字於其上
公曰此非遺德令鑿去之

梁宴魏使李騫崔劼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深
也劼曰昔申喜聽歌愴然知其母理實精妙然也
梁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劼曰延陵昔聘
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欲挑戰騫曰
請執鞭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劼曰數奔之事

久已相謝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劾曰平陰之役
先鳴已久克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騫曰王夷師
潛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樂欲訖有馬數十疋馳
過未有闔人騫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曰此
乃貌似劾曰若值袁紹恐不能免

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
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少夢人遺以丸墨盈
袖

燕公常讀其夫子學堂碑頌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
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
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

李白名播海內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
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因命納屨白遂展足與高
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
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
唯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

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衆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顛
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
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
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鴈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
然空爾思

薛平司徒常送太僕卿周皓上諸色人吏中來有一老
人八十餘著緋皓獨問君屬此司多少時老人言某
本藝正傷折天寶初高將軍郎君被人打下頷骨脫

某爲正之高將軍賞錢千萬兼特奏緋皓因領遣之
唯薛覺皓顏色不足伺客散獨留從容謂周曰向卿
問著緋老吏似覺卿不悅何也皓驚曰公用心如此
精也乃去僕邀薛宿曰此事長可緩言之某年少常
結豪族爲花柳之遊竟畜亡命訪城中名姬如蠅襲
羶無不獲者時靖恭方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
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予時數輩富於財更擅之會
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

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
一時絕手局方合忽覺擊門聲皓不許開良久折關
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數十人詣其母母與夜來泣
拜諸客將散皓時氣方剛且恃扛鼎顧從者敵因前
讓其怙勢攘臂歐之踣於拳下遂突出時都亭驛所
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名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
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腰其白
金數錠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

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也見魏貞書甚喜皓因拜之爲叔遂言狀簡老命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素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即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皓號哭而別簡老尋

卒皓官已達簡老表妹尚在兒娶女嫁將四十餘年
人無所知者適被老吏言之不覺自媿不知君子察
人之微有人親見薛司徒說之也

大歷末禪師玄覽住荊州陟屺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
得而親張璪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之衛象詩之
亦一時三絕覽悉加堊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
也僧那即其甥爲寺之患發瓦探穀壞牆薰鼠覽未
嘗責有弟子義詮布衣一食覽亦不稱或怪之乃題

詩於竹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忽一夕有梵僧
撥戶而進曰和尚速作道場覽言有爲之事吾未嘗
作僧熟視而出反手闔戶門扃如舊覽笑謂左右吾
將歸歟遂遽浴訖一曰隱几而化蚤起

馬僕射

一日侍中

既立勲業頗自矜伐常有陶侃之意故呼

田悅爲錢龍至今爲義士非之當時有揣其意者乃
先著謠於軍中曰齋鐘動也和尚不上堂月餘方異
其服色謂之言善相馬遽見因請遠左右曰公相非

人臣然小有未通處當得寶物直數千萬者可以通之馬初不實之客曰公豈不聞謠乎正謂公也齋鐘動時至也和尚公之名不上堂不自取也馬不聽之始惑即爲具肪玉紋犀及貝珠焉客一去不復知之馬病劇方悔之也

信都民蘇氏有二女擇良壻張父成往求蘇曰子雖有財不能富貴得五品官即死時魏知古方及第蘇曰此雖官小後必貴乃以長女女之髮長七尺黑光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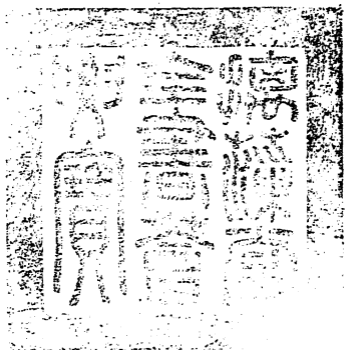
漆相者云大富貴後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九品官
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
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脯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躍
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旛綽曰此泰山之力也

成式曾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
訪諸妓所惡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蟲尤甚坐客乃
競徵蟲拏鼠事多至百餘條予戲撫其事作破蟲錄



酉陽雜俎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徐壇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子部

酉陽雜俎卷十三

六三至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九

子部

酉陽雜俎卷十三

唐 段成式 撰

冥跡


魏章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曰阿

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即變爲桃人茅馬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

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

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
郎什恍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
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敘無宜深入青衣曰
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
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溫涼
室內二婢秉燭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
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
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敘玉顏什遂問曰

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
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大事悉與魏史符
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
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謫仍去
不返什乃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
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
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屈厯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
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堤於垣冢

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云報女郎信我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爲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南巨川常識判冥者張叔言因撰續神異記具載其靈驗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數內兩人是婦人又烏龜狐亦判冥

于襄陽頗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

言語明悟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
盃日暮舉人指支徑曰某敝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
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涓涓芹努吐一曰牙織
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
至明歲劉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
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
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感動因

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經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敘前生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即進士顧非熊成式常訪之涕泣爲成式言釋氏處胎經言人之住胎與此稍差

尸窆

近代喪禮初死內棺而截亡人衣後幅留之

又內棺加蓋以肉飯黍酒着棺前搖蓋叩棺呼亡者名字言起食三度然後止

琢釘及漆棺止哭哭便漆不乾也

銘旌出門衆人掣裂將去

送亡人不可送韋革鐵物及銅磨鏡使蓋言死者不可使見明也董勛言禮弁服韎韐此用韋也

一曰茅韋

刻木爲屋舍車馬奴婢抵蠱等周之前用塗車芻靈周
以來用備

送亡者又以黃卷蠲錢菟毫弩機紙疏挂樹之屬又作
輓車車古萋也萋似屏

世人死者有作伎樂名爲樂喪魁頭所以存亡者之魂
氣也一名蘇衣被蘇蘇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觸墻四
目曰方相兩目曰傲據費長房識李娥一曰娥藥丸謂
之方相腦則方相或鬼物也前聖設官象之

又忌狗見屍令有重喪

亡人坐上作魂衣謂之上天衣

送亡者不齋鏡奩蓋

縗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紼謳故
舊律發冢弃市冢者重也言爲孝子所重發一壘土
則坐不須物也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弃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鳥獸
之害後魏俗竟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栢木兩邊作大

銅鑲鈕不問公私貴賤悉白油絡幘轆車迺素稍仗
打虜鼓哭聲欲似南朝傳哭挽歌無破聲亦小異於
京師焉

周禮方相氏毆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栢墓
上樹栢路口致石虎爲此也

昔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
此名弗迷常在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栢挿其

首

遭喪婦人有面衣暮已下婦人着篋不着面衣又婦人
哭以扇掩面或有帷幄內哭者

漢平陵王墓墓多狐狐自穴出者皆毛上坐灰

魏末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鑷玉唾壺

貝丘縣東北有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
函中得一鵝鵝迴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
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

元魏時菩提寺增多一曰達多發冢取磚得一人自言姓崔

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時復遊行不甚
辨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極則止洛陽奉洛里
多賣送死之具涵言作栢棺莫作桑榿吾地見發鬼
兵一鬼稱是栢棺主者曰雖是栢棺乃桑榿也

南朝薨卒贈予者以密應着貂蟬者以鴈代之綬者以
書

先賢大臣冢墓揭祚題其官號姓名五品以上漆棺六
品以下但得漆際

南陽縣民蘇調女死三年自開棺還家言夫將軍事赤
小豆黃豆死有持此二豆一石者無復作苦又言可
用梓木爲棺

劉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懸欠租課積五六年邈
因官罷歸庄方欲勘責見倉庫盈羨輸尚未畢邈怪
問悉曰某作端公庄客二三年矣久爲盜近開一古
冢冢西去庄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
側有碑斷倒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

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他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劔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杖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集衆懼未即掠之棺兩角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沒至膝衆皆恐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

一曰 爲沙埋死乃同酬地謝之誓不發冢
後

水經言越王勾踐都琅琊欲移允
一曰 常冢冢中風生

飛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漢舊儀將作營陵地內
方石外沙演戶交橫莫耶設伏弩伏火弓矢與沙蓋
古製有其機也

又侯白旌異記曰
一作 盜發白茅冢棺內大吼如雷野

雉悉雉穿內火起飛焰赫然盜被燒死得非伏火乎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在揚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手垂

于牀其妻恐風射將舉之忽有巨手出于牀前牽王
臂墜牀身漸入地其妻與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
狀初餘衣帶頃亦不見其家併力掘之深二丈許得
枯骸一具已如數百年者竟不知何怪

江淮元和中
有百姓耕地地陷乃古墓也棺中得視五十腰

處士鄭賓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殮日暮其
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

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
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逐一更村正方歸
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入墓林約五
六里復聞樂聲在一栢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熒熒
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住遂負屍
而返

醫僧行儒說福州有弘濟上人齋戒清苦常於沙岸得
一顱骨遂貯衣籃中歸寺數日忽眠中有物齧其耳

以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顱骨所爲也及明果墜在牀下遂破爲六片零置瓦溝中夜半有火如雞卵次第入瓦下燭之弘濟責曰爾不能求生人天憑朽骨何也於是怪絕

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碁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杯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欽定四庫全書

酉陽雜俎
卷十三

酉陽雜俎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三十

子部

酉陽雜俎卷十四

唐 段成式 撰

諾臯記上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
通有生盡幻遊魂為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
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
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竈下之駒

掇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觀
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
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臯記
街談鄙俚輿言風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廣七車之
對然遊息之暇足為鼓吹耳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

大荒中有靈山有十巫曰咸即盼彭姑真禮抵謝羅從
此升降

天山有神是為渾激狀如橐而光其光如火六足重翼
無面目是識

一曰
嗜音

歌舞實為帝江

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為目臍
為口操干戚而舞焉

漢竹宮用紫泥為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千枚

一作

枝舞女三百人一曰漢祭天神用萬二千杯養牛五
歲重三千斤

太一君諱臘天秩萬二千石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
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
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
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
追之不及堅既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
上卿侯改白雀之脣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
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執

報一曰

陰第二星曰叶詣第三星

曰視金第四星曰拒理第五星曰防忤第六星曰開

寶第七星曰招搖

一曰始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石
佩雜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
衿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
有六女皆名察

一作祭

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

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日故為天帝
督使下為地精己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禹中下行署
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媯孫天帝大夫天帝都
尉天帝長兄礪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
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

金一匱言名馮循

一作脩

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

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

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伯九千導引入水不溺
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真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龕生 丙午日鬼名
挺彊 乙卯日鬼名天陪 戊午日鬼名耳迷 壬

戌日鬼名遼 辛丑日鬼名迤 乙酉日鬼名聶左
丙辰日鬼名天避 辛卯日鬼名懣 酉虫鬼名

髮廷廷 廁鬼名頊天竺一曰笙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

人臨產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 馬鬼

名賜 蛇鬼名例石圭

一日
塵

井鬼名瓊 衣服鬼

名甚遼 神荼鬱壘領萬鬼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為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為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卧將欲斬之因曰

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為獅子
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
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
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常
乘龍而行

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

一曰伽當
色伽當

討襲諸國所

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絲二條自留一一與妃
妃因衣其絲謁王絲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

見驚恐謂妃曰爾忽着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縵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縵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陀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縵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拓於縵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劍裁娑陀婆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陀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陀婆恨王與

羣臣給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陁婆恨元無王也但以金為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王知其偽且自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陁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泱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
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
生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
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
死

荊州永豐縣東鄉里有卧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
體青黃隱起伏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

一作祭
元齊字而舉

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本長九尺今加六寸矣

清

一曰清

水宛

一曰穴

口傍義興十二年有兒羣浴此水忽

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竟取之手滿置地隨復去乃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牽之行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猪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狀如常運於時沈敬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

知所終往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諮於此山窟得白
虎因名焉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
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
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
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
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末有邵敬伯者家
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
通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為通之仍教敬伯但
於杜林中取杜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
見人引出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
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牀發函開
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
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

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
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
伯坐一榻牀至曉着履敬伯下看之牀乃是一大龜

一曰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冢

妬婦津相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
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
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以水神善而欲輕我吾死何
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

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寤而畏之遂終身不渡此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素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為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嬪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言寄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語

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爾相容因留贈銀環一雙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
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
火發蕩盡因有烏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
廟

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
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
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目役烏邏等號士

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
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導士
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
乃拜士人為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
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
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
賦詩曰花無藥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惣無未
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

額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

憂感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

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

令具舟命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

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

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

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

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

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即令
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其人復哀
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汭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
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鰕合供大王此
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為鰕所魅耳吾
雖為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為客減食乃令
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鰕有五六頭色
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鰕王也士

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鰕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舟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賁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為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且言武成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

許即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
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颶風
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
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
具奏玄宗大驚異即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
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澈可數
中使將返冰忽稍釋衆屍亦不復見

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於燈下公了

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
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間步
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大厯中有士人庄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庄居
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忽見
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牀前牀
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攫食之
須臾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藏見老人口大如簸箕子

方叫一無所見婢已骨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
日暮柳氏露坐逐涼有胡蜂遶其首面柳氏以扇擊
墮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翫之掌中遂長初如拳如
椀驚顧之際已如盤矣曝然分為兩扇空中輪轉聲
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着於樹其物因
飛去竟不知何怪也

賈相公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
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

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為健步乙日當有兩騎
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
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皂行尋之一如
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表
誌焉經信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
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胡珣為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貫銅
環環上有篆字博物不能識之

博士丘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
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條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
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為妻自有年限
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
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
藍膚磔磔耳如驢馬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洽其物
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义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
素慧謝曰我既為君妻豈有惡乎君既靈異何不居

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當爾歸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枕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錄者吾悞犯之當為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

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李公佐大厯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庚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值引騎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鞵索斷紫衣者言檢簿遂見數吏檢

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妻脊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迴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無恙經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

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鄭相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教勒之術制邪
理痛多著効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年高稍倦鄭公
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為起草屋種植有沙
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脚甲有
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衣怪問弟子
何由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
危病知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

城隍喧啾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為加持也
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
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
魯家庄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
餘里歷訪悉無而返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
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只去和尚所止處二
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為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
不出婦人乃聲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

牽僧臂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間以刀子刺之婦人
遂倒乃沙彌悞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與行者瘞
之於飯瓮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七八里其日
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襖乞漿於田中村人訪其
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然訪其
子耗其人請問具言其事蓋魅所為也沙彌父母盡
皆號哭詣僧僧猶給焉其父乃鋤索而獲即訴於官
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寃也僧具陳狀貧

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令持念為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撮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其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為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為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為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里古丘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棺中乃茗帚也僧始得雪自是絕珠貫不復道一梵字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鐶因買田畔一
枯栗樹將為薪以求利經宿為鄰人盜斫創及腹忽
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
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
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
巨富遂斃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元和中蘇湛遊蓬鵠山裹糧鑽火境無遺跬忽謂妻曰
我行山中覩倒崖有光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今

與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
潛隨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蘇遂
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妻兒遽前救之身如蠶矣
有蜘蛛黑色大如鈷鏘走集巖下奴以利刀決其網
方斷蘇已脰陷而死妻乃積柴燒其崖臭滿一山中
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旻引
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
創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也

酉陽雜俎卷十四